

浅析向秀入洛的心态

向蒙，唐志远

(湖南大学文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摘要：向秀入洛标志着魏晋玄学人格的破灭，而对于向秀本人来说，他入洛时的心态并没有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激愤和痛苦。向秀主张调和名教与自然，他对提倡名教的统治集团抵触情绪并不很深，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向秀所作的《思旧赋》主要表达的是对友人的怀念和愧疚之情，这也是向秀变节时的基本心态。

关键词：向秀入洛（向秀变节）；思旧赋；名教；自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一、

《世说新语·任诞篇》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①这便是“竹林七贤”得名的由来，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生活上不拘礼法，追求清静无为。在政治上，这七人按照出仕与否可分为两派：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唯有向秀特殊：先追随嵇康隐居不仕，后出仕投靠司马氏，人生轨迹有着明显的转折。

学界传统的观点认为向秀变节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向秀本人对司马氏集团充满了激愤和怨怼，却不敢言说，只能通过一篇简短的《思旧赋》隐晦地寄托自己无可奈何之情。对《思旧赋》的评论最有名的当属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所说：“年青时读向子期的《思旧赋》，很奇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了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了。”^②鲁迅此言被后来研究向秀此作的学者广泛引用，似乎《思旧赋》欲言又止、寄托深远隐晦已经成了一种定论。例如：

马积高《赋史》：“从此赋对嵇康的死因并无评论，而只用‘黍离’‘麦秀’两个象征殷、周衰亡的典故暗示历史环境来看，鲁迅的分析是很正确的。”^③

王晓毅《嵇康评传》：“……写得最好的，还是最早那篇写得模模糊糊的文章，即向秀所著《思旧赋》。”^④

陈庆元、林女超《龙性难驯——嵇康传》：“《思旧赋》就这么寥寥几行，刚开头又煞了尾。”^⑤

由上可见，学者们大都同意鲁迅的观点，认为向秀《思旧赋》是在隐晦地表达对统治者的批判，并由此认定，向秀出仕时满怀恐惧、愤怒和哀悼。在我看来，鲁迅对魏晋文学虽然颇有研究，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毕竟是文学作品，是为怀念五个文艺家所作，批判杀害了他们的黑暗势力，而彼时鲁迅正处于严厉的监

视之下，说几句话就有可能招致祸害，这是用自己的境遇来推测向子期的境遇，是一种文学性很强的言说方式。因此，以之解读《思旧赋》并不一定准确，本文试图对此提出一种不同的看法。

二、

在讨论《思旧赋》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向秀的思想主张。向秀与嵇康虽然感情很好，但他们的学术观点却不一样。竹林交游时期，向秀跟嵇康、吕安二人说要给《庄子》做注，他们就说：“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认为不必为此耽误时间，但向秀还是做了注，做完后给嵇康看，嵇康说：“尔故复胜不？”^⑧即还是认为没有必要做，而且也不认可向秀的观点有多大价值。可见他们的友情是建立在兼容不同的学术观点的基础之上，而非建立在共同的学术思想之上的。

汤一介先生指出：魏晋玄学发展到王弼的阶段，出现了一个矛盾：既有“崇本息末”的思想，又有“崇本举末”的思想^⑨，嵇康和向秀二人正好各执矛盾的一端，将玄学发展下去。嵇康和阮籍等人沿着“崇本息末”的路子，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向秀则进一步论证“本”“末”之间的统一性，提出了“以儒道为一”。^⑩魏晋玄学家认为“自然”即是“道”，是万物存在之根据，就是本体、本根；“名教”则是等级名分道德教化的意思，是用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设立的。嵇康、阮籍的政治态度深深影响着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态度，特别影响了他们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他们认为名教应当反映自然，但常常不能反映自然，甚至会背离自然，而他们的思想又崇尚自然，因此要摒弃名教。

从向秀作《难养生论》可以充分地看出他与嵇康交情虽好，思想却迥异这个事实。嵇康作《养生论》，表达自己对神仙养生之说的信仰，向秀对此提出质疑，便作《难养生论》，嵇康又作《答难养生论》来回复向秀，如果不是观点迥异，是不会有这么多争锋相对的辩驳的；如果不是感情很好，这两人是不屑于写这么多文字互答的。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自然”是统一的有规律的和谐整体，人应该顺应自然，因此《养生论》中说

善养生者……清虚静泰，少思寡欲”“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⑪

向秀和他看法不一样首先在于对于“自然”的认识，他说：

夫人含五气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能而求食，自然之理，但当节之以礼。”^⑫

向秀把人的欲望也看成是“自然之理”，并且认为不能压抑自然性情。那么如何使人们顺应自然之理又不致造成社会混乱呢？此时提出“当节之以礼”就很自

然了。向秀认为礼义道德等社会伦理规范可以节制人的情欲，是必要的，肯定了“名教”的作用。这样，向秀便通过养生问题的讨论，把人的物欲情欲等要求与礼义道德统一起来，合自然与名教为一，与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分道扬镳了。

嵇康鄙弃名教的哲学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的政治态度的影响所致。鲁迅说“……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到时相信礼教，当做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¹¹嵇康是曹魏的亲戚，“与曹宗室婚”¹²，从政治上属于曹魏集团，而向秀在政治上原本没有特殊的倾向，和司马氏本来就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方；他和阮籍也不一样，阮籍“本有济世志”¹³，而向秀“雅好老庄之学”¹⁴，并没有任何关于他有兼济天下之志的记载，可见他志在读书。那么向秀对于司马氏那套假名教的不满，自然要比嵇阮二人少得多。政治热情不高，少了些竹林名士共有的放诞激愤，向秀更能公允客观地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自然与名教能够调和，是他的真实想法。

嵇康等人认为要彻底摒弃“名教”，无拘无束地交游于竹林才是自由；向秀通过注《庄子》，阐释了自己的自由观：

夫大鹏之上九万，尺宴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¹⁵

他认为，并不能说大鹏飞得高就逍遥，小鸟只能飞上矮树就不逍遥，实际上，不管大到大鹏，还是小到小鸟，都能够达到逍遥的境界。逍遥不是无所待，而是能得到所待。生命的自由逍遥不能够脱离物质条件，即使是“至人”的“无待”也不是摆脱了外物的自我满足。那么如何能逍遥？向秀认为要“无心而感应，与变升降，以世为量”¹⁶即放弃有为之心，顺应外界的变化，与世推移。向秀既认为自由逍遥并非外在的客观尺度，仅仅是生命内在的主观感受，那么左袒右袒、身处何方，对于他来说是意义不大的。外在环境只是为他提供所待，逍遥与否端在于他的内心，因此他是不在乎做官与否的。《向秀别传》里说到他“外物不足怫其心”¹⁷也印证了这一点。

之前说到嵇康等人其实特别在乎名教，所以做出一副与名教不共戴天的姿态；而向秀并不那么在乎名教，他不把名教作为规范自身的准则，而是把名教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因此既能够投身于提倡名教的司马氏集团之中，又能超脱其外，“容迹而已”。

三、

在探讨了向秀的思想主张之后，再来看看《思旧赋》是在什么情况下所作的。

臧荣绪《晋书》曰：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始有不羁之志，与嵇康、吕安友。康既被诛，秀应本州计，入洛。太祖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未达尧心，是以来见。反，自役作思旧赋，後为黄门郎，卒。¹⁸

据《向秀别传》，向秀和嵇康、吕安是很要好的朋友，“其进止无不同，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¹⁹向秀和嵇康一同打铁，和吕安一起引水灌农田，这两件魏晋风度的代表性事件很有名。有一次，钟会来拜访嵇康，嵇康态度倨傲，“移时不交一言”，钟会丢了脸，败兴而归。当时嵇康正在打铁，给嵇康做助手鼓风吹火的，就是向秀。²⁰钟会对此事耿耿于怀，后来向司马昭进谗言：“公无忧天下，故康为虑耳。”于是司马昭让钟会趁着吕安事件处死嵇康。²¹这件事必然使向秀极为害怕，因为嵇康得罪钟会时，向秀也在场，而且是作为嵇康的配角。他感觉到如果依旧像嵇康那样自由不羁的生活下去，自己将会有丧命的危险。因此向秀放弃以前自由不羁的生活来投靠司马昭，是情理之中的。向秀应举去洛阳拜访了司马昭，回家的途中，经过山阳自己和嵇康、吕安一同生活过的地方，触景生情，怀念起友人，写下了这篇赋。

细读全文，可知《思旧赋》已经全面、充分地表达了作者的真实情感。“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二句抒发了作为一个流浪人中心如醉的忧愁，其忧既有亡国之悲，亦有对旧时光的怀念；“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二句揭示了嵇康蒙冤而死的真相，此二句加上后面“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二句赞美了嵇康慷慨无畏的精神，高雅绝俗的风度；“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几句都是刻画铺陈对友人的哀悼怀念和自己的痛苦；“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这四句叙述自己回环往复的行程，表现心中的不安对前路的踟蹰。“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说自己悼念完嵇康以后，终于获得了一些良心上的安慰。此赋的内容如此完整、深刻，包括了作者所见所想的一切，并不是欲言又止的未完成的篇章。

《思旧赋》的核心内容是悼念嵇康。《思旧赋》并序短短二百余字，却两次写到了嵇康临刑前的情景：“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顾日影而弹琴”。这里有两个细节，一是“顾日影”，一是“弹琴”。这位好朋友向来以“于丝竹特妙”闻名，《广陵散》曲调优美，天下独绝，他弹奏时情绪高越激昂，场面盛大，因此“弹琴”让人印象深刻不足为奇，而“日影”有几种解释的可能。或解释为日晷，意思是嵇康看着估算一下临刑的时间，以便于留出合适的时间来弹琴；或解释为太阳，²²或者自己的影子，表现出嵇康心中感慨深沉。无论那种解释，都是当时嵇康一个细微的动作，在向秀惜字如金的短赋中何以反复提及？这是出于向秀对友人深切的爱。我们知道嵇康的外表是很美的，“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

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²³顾日影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动作，泰山崩于前而能够优雅从容地看一看日影，阳光下的嵇康就显得格外美丽动人，这个景象给向秀的印象十分深刻。据心理学常识，对于喜爱、怜惜的事物，人们往往倾向于用给人“小”的感觉的词来形容。通过细节来表现；而豪迈壮阔的情怀，则会联想到宏大的氛围。向秀没有说三千太学生为嵇康请命，也没有说当时气氛多紧张，可见他在写这几句时的情绪主要不是金刚怒目式的悲愤，而是深长绵延的爱怜。

赋中说到：“惜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李斯是秦王朝的功臣，被赵高诬陷谋反含冤而死，以李斯与嵇康相提并论，隐喻嵇康和李斯一样是被陷害的。后来的学者们多以此为据，说向秀将司马昭比作奸臣赵高，讥讽其罪。这段描写的确揭露了嵇康被冤枉的事实，但并没有直接将司马昭比作赵高，指责司马昭之说，出于学者们的猜测；并且显而易见的是，这四句话的重心在于第二句和第四句，将李斯与嵇康临刑前的表现作对比才是重点。李斯受罪前哭天抢地，作黄犬之叹，而嵇康志趣高尚，优雅从容。向秀对嵇康的爱和怀念，是直接可从文本中看出来的。此外，“笛”也出现了两次，与琴声一起构成了这篇赋最突出的意象——音乐意象。琴声与笛声两种意象之间，有一种连续性，此连续性，就在于同为优美的音乐之声，在于似断实连，“妙声绝而复寻”，作者听到邻家的笛声，仿佛友人的琴声又响起，象征着嵇康仍活在向秀心中。

²⁴

怀念嵇康不止出于友爱，还带有自责和惭愧的情绪。向秀在嵇康、吕安被处死后，迫于残酷的政治压力转而出仕，在那个黑暗的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对嵇康的爱既深，要归顺杀害于嵇康的当权者，心里肯定有对不起故友的自责和对自己变节的惭愧。向秀是怕死的，嵇康临死时却表现得视死如归；嵇康临死的态度越庄严，必然使向秀越难堪。那么到山阳旧居时，如果向秀不做一番忏悔和哀悼，他就难以逃脱良心的谴责。这也是他之所以在赋中怀念嵇康临刑时不怕死的表现的原因之一。向秀通过赞颂嵇康，安慰了自己的良心，因此赋的最后说：“遂援翰而写心”。“写心”就是“安慰自己的良心”的意思。《文选》在此句后注：“毛诗曰：我心写兮”。²⁵“我心写兮”出自《诗经小雅·蓼萧》“既见君子，我心写兮”，解释为“我的心情舒畅”。²⁶在这里“写”字当为动词：“使我的心情舒畅”。而此时向秀要心情舒畅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聊以安慰自己的心灵。

向秀的心理是真实的人性的体现，比嵇康的高风亮节更接近一般的士大夫。当面临生命危险，不得不委曲求全，因而选择了投降。“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²⁷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的政治杀戮十分残酷，知识分子所受的政治压力和恐惧极大。“千古艰难惟一死”，在当时残酷的政治杀戮威胁下，很多知识分子为了保全生命不得不背弃过去的追求来投靠当权势力。《世说新语·言语》载：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²⁸

又，《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载：

文帝辟（毅）为相国掾，辞疾，积年不就。时人谓毅忠于魏氏，而帝怒其顾望，将加重辟。毅惧，应命，转主簿。²⁹

李喜“畏法而至”和刘毅“惧，应命”都是这样的情况。就算是以放浪不羁著称的“竹林七贤”也不能避免：“阮籍、王衍之徒所见大抵如此，不独子期一人借以逊词免祸而已。”³⁰因而他们也会有惭愧和内疚，与向秀是很有共鸣的，读了《思旧赋》自然大受感动，这就是六朝文人士大夫们为什么欣赏这篇赋的原因。向秀既对朋友做出了真诚的缅怀，加之做官以后“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³¹后来人们也就原谅了他的变节。

四、小结

向秀与司马氏集团是存在矛盾的，但这个矛盾远不如嵇康他们的激烈，我们看到向秀是可以做到违心说谎以自保的：

文帝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³²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向秀与司马氏集团之间不是名教和自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出于对杀掉了好朋友的仇恨。这个矛盾并没有激烈到能让向秀牺牲性命与司马氏决裂的程度。嵇康等人好老庄是手段：司马氏集团用名教为手段统治天下，嵇康等人就用老庄为手段对抗之，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而向秀好老庄是目的，他的出仕只是一个学者偶然被卷进了政治中。向秀的改节是他人生轨迹的转折，并不是他哲学思想的转变；并不是意味着经此一役，向秀哲学思想中的名教就战胜了自然，因为向秀从未提倡过“越名教而任自然”，而是一直持着调和名教自然的态度。司马氏以政治强权毁灭悠游不羁的玄学人格，是以杀嵇康、招向秀入洛两件事来完成的。向秀的思想本来就于司马氏的统治有益，得到他的“归顺”，司马氏可谓捡到一个便宜。而对于向秀本人来说，出仕只是他人生的另一种道路，是他个人的一小步，却是整个时代的一大步。

参考文献

- [1][梁]萧统:文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2][唐]房玄龄:晋书[M]中华书局.
- [3]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M]中华书局,1984.
- [4]叶春林:诗经[M]124,崇文书局,2007.
- [5]刘毓庆,李蹊:诗经[M]3中华书局.
- [6]蒋见元,程俊英:诗经[M]165岳麓书社,2000.
- [7]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2.
- [8]王晓毅:嵇康评传[M]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
- [9]陈庆元,林女超:龙性难驯——嵇康传[M]东方出版社,1999.
- [10]马积高:赋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1]汤一介:魏晋玄学论讲义[M]鹭江出版社,2006
- [12]汤一介,胡仲平:魏晋玄学研究[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
- [13]鲁迅: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14]黄霞平:向秀《难养生论》中的养生观探析[J].理论界,2010.
- [15]马怀良:面对社会与面对生命——论向秀、嵇康对《庄子》的不同解读[J].厦门大学学报,2012.
- [16]柴文华:互补道儒的尝试——向秀、郭象的伦理观探要[J].孔子研究,1992.
- [17]徐功持:理极滞其必宣——论两晋人士的嵇康情结[J].文学遗产,1998.
- [18]邓小军:隐藏的异代知音[J].文学遗产,2007.

Analyses of the Inner Thoughts of Xiangxiu When He Entering Luoyang

Xiang Meng ; Tang Zhiyuan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Xiangxiu's entering Luoyang show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ersonality of philosophical sect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but he was not such anger and pain then as traditional views thought. Reconciling the crime and the nature, Xiangxiu's resentment towards the ruling group which is advocating the crime is not deep.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we know that his "Si jiu fu" expresses the remembered and guilt for a friend. This also is to the basic state of mind when Xiangxiu defecting.

Keywords: the defect of Xiangxiu ; Si jiu fu ; the crime; the nature

作者简介: 向蒙, 湖南大学文学院 2012 级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唐志远, 湖南大学文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注释：

- ① 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M]. 中华书局，1984：390.
- 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三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88.
- ③ 马积高：赋史[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72.
- ④ 王晓毅：嵇康评传[M].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166.
- ⑤ 陈庆元/林女超：龙性难驯——嵇康传[M]. 东方出版社，1999：256.
- ⑥ [唐]房玄龄：晋书卷四十九[M]. 中华书局 1359.
- ⑦ 汤一介：魏晋玄学论讲义[M]. 鹭江出版社，2006：124.
- ⑧ 汤一介：魏晋玄学论讲义[M]. 鹭江出版社，2006：124.
- ⑨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382.
- ⑩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2：383.
- ¹¹ 汤一介/胡仲平：魏晋玄学研究，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67-68
- ¹² [唐]房玄龄：晋书，卷四十九[M]. 中华书局，1369
- ¹³ [唐]房玄龄：晋书，卷四十九[M]. 中华书局，1360
- ¹⁴ [唐]房玄龄：晋书，卷四十九[M]. 中华书局，1359
- ¹⁵ 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文学第四，第32则注引向子期、郭子玄注《逍遥义》，[M]. 中华书局，1984：124.
- ¹⁶ 张湛：诸子集成第三册，列子注·黄帝，引注向秀《庄子注》[M]. 中华书局，1954.
- ¹⁷ 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言语第二，第十八则注[M]. 中华书局，1984.
- ¹⁸ [梁]萧统：文选，集部，卷十六《思旧赋》题字下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这段文字非常简单，参考房玄龄的《晋书·向秀传》和《世说新语·言语第二》第十八则注，相关记载都大同小异.
- ¹⁹ 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M]. 中华书局，1984：43
- ²⁰ 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M]. 中华书局，1984：411-412
- ²¹ [唐]房玄龄：晋书，卷四十九[M]. 中华书局，1369-1371
- ²² 参考江淹《恨赋》：“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据“秋日萧索”一句可知江淹对“日影”的理解是“太阳”的意思.
- ²³ 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M]. 中华书局，1984：1250.
- ²⁴ 笛声象征着嵇康精神不死之说来自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62：422
- ²⁵ [梁]萧统：文选，集部，卷十六《思旧赋》题字下李善注[M]. 上海古籍出版

社, 2007.

²⁶ 谓“放下心”。今晋南方言说“放心”仍做“写心”。刘毓庆/李蹊: 诗经[M]. 中华书局, 433.

写, 输写, 舒畅. 蒋见元, 程俊英: 诗经[M]. 165 岳麓书社, 2000: 165.

解释为“心情欢畅”。叶春林: 诗经[M]. 崇文书局, 2007: 124.

²⁷ [唐]房玄龄: 晋书[M]. 中华书局, 1359.

²⁸ 徐震堦: 世说新语校笺 [M]. 中华书局, 1984: 45.

²⁹ [唐]房玄龄: 晋书, 卷四十五[M]. 中华书局, 1278.

³⁰ 徐震堦: 世说新语校笺 [M]. 中华书局, 1984: 80.

³¹ [唐]房玄龄: 晋书, 卷四十五[M]. 中华书局, 1359.

³² [唐]房玄龄: 晋书, 卷四十五[M]. 中华书局, 1359.